

窗里窗外说乡愁

□王芳

忙活了几个月，终于搬到了新的医馆，三楼西面留了三个房间做办公室。为了省钱，这几个房间都没有重新装修，但每个房间都有两扇落地窗，窗外是长得又高又密的香樟树。

我选了最小的一个房间，破损的墙面用几幅宋画遮起来，原来的铝合金卷帘坏了，换成便宜又古朴的麻布。中间放了张原来店里搬回来的桌子，一个不要的柜子也让我留了下来，继续蹲在了墙角。桌子上摆上各种茶具，放上绿植，一个喝茶聊天的小茶室就有了。

平日里有朋友、客人过来医馆，会一起坐着喝茶说说话。下午的时候，西晒的阳光会透过窗户洒进房间，窗外的树叶影影绰绰，一半绿色，一半金色，斑驳的光影在墙上不断跳动，像一只只精灵在跳舞，形成了一幅奇特的画。风吹动窗帘，发出叭嗒叭嗒的敲击声，树叶沙沙，鸟儿啾啾。沿街的马路上，传来各种汽车开过的声音，轰轰，嗡嗡，呜呜，夹杂着长长短短的鸣笛声。还有电动车开过窗下高低不平的小路时发出的哐当声，行人的说话声。它们就像时光机发出记忆的召唤，让我想起很久以前，海的另一边，我的老家，奶奶的家里，也有一扇让我如此喜爱的窗。

奶奶的家在衢山岛的上凉峙村，很多年前已经整体搬迁，如今都荒芜了。记得以前每到寒暑假，我总是喜欢去小岛上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。

在母亲眼里，我是个奇怪的孩子，他们那辈人好不容易从小岛出来，到城里落了脚，努力挣了钱，买了房子，配了各种电器，在他们看来，城里的生活简直比乡下好一百倍。而我偏偏喜欢回到乡下，一个人看书画画。母亲到现在还经常和别人说：喏，竟然有她这样的小孩，从小不喜欢热闹的，小时候就一个人跑乡下去和奶奶住，那边人都没几个，也没有电视，可她一点都不会寂寞的。怎么会寂寞呢？老房子屋顶上那扇小小的天窗，我都可以看一整天。下雨天，雨水敲打在天窗上，模糊的雨点不断重复，声音从缓到急，从轻到重，又从急到缓，从重到轻，最后就是流过瓦片汨汨的水流声。灰亮的天空，看不清，也说不明，像是隐藏着古老的秘密。

清晨，鸡鸣声会冲破乡村的寂静。奶奶轻手轻脚地走出房门，然后开始忙碌起来。当阳光透过天窗照进房间，奶奶又会轻手轻脚地进来，把煮好的鸡蛋放在我枕头旁，低声唤我：“囡囡，起来吃早饭吗？”

有的时候，我也会跟着奶奶去田里，走在山间的小路上，薄雾笼罩着山林，松树林随着风沙沙响，鸟鸣声在寂静的早晨婉转又动听。一路上有掉落的松果，大大小小，我就会捡几个拿在手里玩。到了田里，奶奶用干净的旧手帕铺在地上，让我坐着：“囡囡乖，不要弄脏了裤子。”在奶奶眼里，我一直都是她的囡囡，不管是刚出生的我，还是已经20岁的我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渔农村还有不少重男轻女的现象，我却一直是爷爷奶奶心里的宝贝。那时候，村里小朋友的零食大多数还是红薯干，而家里只要有钱就会紧着给我买好吃的好用的。每次爷爷捕鱼回来，去宁波卖货就会给我带奶粉、动物饼干、糖果。动物饼干装在饼干桶里，外面印着当红童星秀兰·邓波儿的照片。奶奶经常夸我：“阿拉囡囡真聪明，一岁不到就会走了。脖子上挂着奶瓶，手里抱着饼干桶，走不过门槛，就会放下饼干桶，把奶瓶拿下来先扔出门槛，然后爬出门槛，抱着饼干桶去和其他小朋友换红薯干吃。”我会写字画画了，奶奶又夸我：“阿拉囡囡真聪明，会写这么多的字，能画出这么好看的画。”她不仅对着我说，也兴高采烈地对其他人说，她真的以我为荣。

农村的夜晚来得特别早，我和奶奶躺在床上聊天，隔壁屋里传来爷爷的鼾声，还有一阵一阵的海浪拍打着礁石的声音。月光慢慢地从天窗洒进床头，我看到天空的星星点点，不知不觉进入了梦乡。

长大后，我也有了自己的囡囡，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，客厅是落地窗，卧室也是落地窗，仿佛这样就能随时触摸到自由的灵魂。望向窗外的车水马龙，却忘不了奶奶家那扇小小的天窗。

爷爷奶奶走了。在钢筋水泥的城市，我却再也无法拥有一座平房、一扇天窗。这永远断不了的乡愁，回不去的老家啊。

心愿的种子

□钱子言/文 林逸/摄

8月的一个周日，是弟弟的农历生日，他终于盼来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画展。

大半年前那个下午，阳光穿过舟山美术馆的落地玻璃窗，在老船木拼成的渔民画旁，投下斑驳的光影。4岁多的弟弟踮起脚尖，仰望那些巨幅的木板画。忽然，他拽住妈妈的衣角，喃喃地说：“妈妈，我也要办我的画展，在我下次过生日的时候，在我们家里就行。等我长大了，我才要在舟山美术馆办我的画展。”

我愣了一下，心里面觉得，弟弟真是异想天开。

没想到，妈妈竟然答应了。

这个约定，就像一粒种子，真的在弟弟幼小的心里悄然生根发芽了。

弟弟开始更认真地对待每张画纸，用大半年的时间，积累起了100多张画。他提前三个月就开始挑选他的画，挑选装饰他的画的卡纸，并和妈妈一起用周末时间陆续装帧起来。

生日前一天，弟弟郑重地摊开他精挑细选的70幅作品。他说：“我需要很长的墙。”

于是，周日的客厅和楼道，变成了弟弟的画展现场。动物的，植物的，烟花的，喷泉的……各式各样。70幅画作沿着白墙依次排开，蜿蜒成一条稚嫩的河流。家人、朋友、同学，26双眼睛望着弟弟创造的小宇宙。这就是弟弟的第一次画展。

我看到弟弟蹦蹦跳跳，开心极了。

夜色降临，大家陆续散场。当最后一位客人离开，弟弟突然跑到妈妈面前说：“妈妈，你说，等我长大了，可以到舟山美术馆办画展吗？”妈妈说：“那你觉得能吗？”他说：“能。”妈妈摸摸他的头说：“那就继续加油吧！”

大概所有伟大的梦想，最初都诞生于这样小小的心愿。我看到那粒大半年前在舟山美术馆落下的种子，今天已经破土而出了。

我期待着，期待着弟弟心愿的种子，有一天长成参天大树。

